



湖南出版社

杨家将传奇

张企荣 改编

湖南出版社

杨家将传奇

张企荣 改编

〔湘〕新登字001号

责任编辑：易和声

杨家将传奇
张企荣 编

*

湖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常德滨湖印刷厂印刷

1994年8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2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：4.375

字数：92 000 印数：10 001—20 000

ISBN 7—5438—0842—0

I · 99 定价：3.90元

内 容 介 绍

北宋时期，辽邦肖太后派兵围困中原。老令公杨业和六个儿子为国捐躯，只杨六郎延昭和杨七郎延嗣生还。几年后，六郎之子宗保、宗勉等众小将长大成人，从佘太君、八姐、九妹处学得超人武艺，立志报国。后两弟兄为两路先锋，随父出征，大战雄州，击退犯境辽兵。杨宗保在沙场上与化名紫姑的穆桂英邂逅，二人几经周折终结为良缘。穆桂英两次挂帅印，最终击毙肖太后手下大将肖天佐，克复幽州。宗勉亦单骑闯入辽营，智取祖父金刀。宗保、宗勉先后战死，但宗保之子杨文广、女儿杨金花以及边关诸将的后代已成长起来，在辽邦大将肖力古再度侵犯边境时，杨家小将杨文广挂帅，率众兵将浴血拼杀，击败肖力古，凯旋而还。

目次

- 第一回 天波府柴郡主教子演武场老太君传艺 (1)
- 第二回 两弟兄怒打武状元宋真宗发配杨六郎 (8)
- 第三回 王聚王宝劫囚车宗勉柴琳比武艺 (17)
- 第四回 昭通府杨六郎遭害汴京城小宗勉报仇 (24)
- 第五回 辽兵犯境八贤王挂帅印宋师御敌两兄弟为先锋 (30)
- 第六回 雄州初战宗保宗勉逞威离山邂逅紫姑青姑救难 (37)
- 第七回 孟良天波府讨救兵太君金銮殿荐帅才 (43)
- 第八回 丫头挂帅勇救雄州城排风逞雄大战龙虎谷 (49)
- 第九回 小将宗勉独赴幽州银花公主自选驸马 (57)
- 第十回 公主招驸马一往深情宗勉取金刀随机应变 (63)
- 第十一回 五台山焦赞搬兵穆柯寨宗保招亲 (69)

- 第十二回 杨六郎报假名出丑 (74)
穆桂英识大体下山
- 第十三回 穆桂英登台拜帅 (82)
周夫人重逢故旧
- 第十四回 黄琼女反戈投宋 (88)
肖天佐败北逃遁
- 第十五回 肖天佐重犯雄州 (92)
穆桂英再拜帅印
- 第十六回 大战雄州穆桂英锤击肖天佐 (98)
克复幽州宋真宗处死贼王强
- 第十七回 艄公义献奸细 (104)
西夏兵犯雄州
- 第十八回 奇兵袭兴广 (111)
奸贼受正法
- 第十九回 火塘寨众小将比试武艺 (118)
汴京城两兄妹探听消息
- 第二十回 兄妹双射金钱 (122)
文广单夺帅印
- 第二十一回 小元帅战边关克复幽州 (126)
肖力古侵宋境丧命黄泉

第一回

天波府柴郡主教子

演武场老太君传艺

话说杨业归宋不久，宋太宗驾幸幽州昊天寺，命杨业和八个儿子护驾。辽邦肖太后派兵围困幽州劫驾，结果大郎延平、二郎延定、三郎延辉战死疆场，四郎延朗、八郎延顺被俘，五郎延德失踪，太宗在老令公杨继业和六郎延昭、七郎延嗣的保护下奔回汴京。

到得汴京，宋太宗见杨家护驾有功，便敕封杨业为无佞侯、雄州节度使，镇守三关。封六郎、七郎为骠骑将军，随军听用，并敕建天波府为杨家府第，府门前建立龙碑和卧龙匾各一，令文官过此下轿，武官过此下马。

因六郎延昭救驾功劳特大，宋太宗将八贤王赵德芳之妹郡主柴美蓉下嫁与他为妻。这柴郡主原是柴王柴宗训的妹妹。当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，即将柴王遣往云南为王，把柴美蓉收为女儿，让她同儿子赵德芳一起读书玩耍。这赵德芳和柴美蓉虽非嫡亲兄妹，却也情如手足，十分相得。

延昭和柴郡主成婚已毕，恩爱异常。未过几年，柴郡主连生两个儿子，长子取名宗保、次子取名宗勉。杨家八房只有这两根苗，都对宗保、宗勉关怀备至，宝贝异常。

光阴似箭，沧海巨变。几年以后，杨七郎遭潘仁美陷害，被乱箭射死，杨老令公也在两狼山李陵碑前撞碑死节。小小

年纪的宗保、宗勉闻说祖父和七叔被奸臣害死，捏紧拳头对祖母和七婶娘杜金娥说：“奶奶、七婶娘，等我们兄弟长大，一定杀死潘仁美那些狗奸臣，为爷爷和七叔报仇雪恨。”老太君拉着宗保、宗勉的手说：“孩子，忠奸总会有报应的。你们年龄还小，要学好本领，长大了才能为杨府争光，才能报国仇家恨。”杨宗保懂事地说：“奶奶，我们一定好好学习本领，杀敌报国。”杨宗勉也天真地说：“奶奶，我要把武艺练得棒棒的，到三关帮爸爸守关。”

杜金娥拉住宗勉的手，不由得想起自己大战黄土坡时丢弃在松林中的新生婴儿宗英，心中痛似刀割：唉——宗英要是还在人间，也该有宗勉这么大了。孩儿啊，你是生是死，为娘的全不知晓，好不令人伤心呐！

未过几时，六郎延昭从边关逃回京城，在皇上面前告下御状，言说潘仁美挟私忌能，害死了父亲和弟弟延嗣。宋太宗准状，御封铁鞭王呼延赞之子呼延丕显为敬山王、靠山王双王之职，到边关将潘仁美捉拿回京；又命寇准审明案情，将潘仁美斩首示众；敕令六郎为三关大帅，前往三关镇守，以防辽邦入侵。六郎镇守三关数年，收伏了岳胜、杨兴、焦赞、孟良等山寨猛将，又和辽邦接连打了几仗，仗仗获胜。辽邦肖太后见杨六郎如此厉害，再不敢轻易入侵。于是几年间边关金鼓不鸣、战事未开，现出一派升平景象。

这年，宗保八岁、宗勉六岁。柴郡主禀过老太君，要请个经论先生教授儿子读书。老太君听了，连连称赞。过了几日，柴郡主请了个名闻京城的饱学先生周丞开讲。想那宗保、宗勉兄弟是何等样人，何须先生费心，不消几年功夫，便将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俱都背得滚瓜烂熟，倒背

如流。周丞老先生高兴得眉开眼笑，口称二位公子必成大器。

柴郡主自幼跟随八贤王练武，又得到夫君六郎的悉心指点，武艺更精。边关纷争，深知武功要紧。她不仅让宗保、宗勉习文，更要他兄弟二人继承杨家祖传习武，成为文武全才。每天晨曦初露，柴郡主便带宗保、宗勉到后花园练习武艺。宗保喜欢用枪，柴郡主便授他枪法；杨宗勉喜欢用刀，柴郡主便教以刀法。这两兄弟本来就是将门虎子，又加上勤奋好学，没有多少时候，便把条枪使得如游龙戏珠，将大刀舞得滴水不漏。兄弟俩对练，刀枪相间，龙腾虎跃，只见刀来枪往，寒光四射。

柴郡主又把他们带往校场跑马射箭。起先小兄弟只能射到三十步，渐渐增至六十步，后来竟能射到百步。宗保、宗勉练得腰酸背痛，汗流浹背，仍然箭不离手、眼不离靶。柴郡主见状，心中十分高兴。

这一天，宗保、宗勉念完书，又到后花园对练。两人刀劈枪挑，各不相让。只见宗保的银枪似梨花飞舞，宗勉的钢刀有似鱼鳞片片，恰在此时，烧火丫头杨排风来到后花园。她看到精彩处，不由高声叫好。宗保便说：“排风姐姐，听说你的烧火棍十分了得，请来和我们兄弟对练一场，不知姐姐能否答应？”杨排风说：“好吧，我就陪二位少爷耍一回。”说着，从兵器架上取下一根棍子，说：“来吧！两打一，你们输了可不能哭鼻子！”宗保、宗勉齐声说：“好哇，来吧。”

杨排风将棒一横，摆个架势，说：“二位少爷请。”宗保、宗勉刀枪并举，直向杨排风扑去。杨排风故意左推右挡，引他兄弟俩向自己猛杀。杨宗保叫道：“排风姐姐，我们不要你饶。使出你的真本事来吧。”杨排风应声，使出梅花五绝棒，

把宗保、宗勉逼得连连后退。杨排风猛地一棍，只听咣唧两声，宗保的枪应声落地、宗勉的刀飞到半空。宗保、宗勉同声说：“排风姐姐武艺高强，名不虚传，怪不得奶奶要收你做干孙女儿。姐姐，教教我俩吧！”杨排风把刀、枪拾起，还给宗保、宗勉，说：“两位公子还小，武艺练得不错，但臂力不够，想要上阵交锋，还得刻苦多练才行。”宗保、宗勉说：“多谢姐姐指教。”从此宗保、宗勉夏练三伏，冬练三九，更加刻苦、勤奋。过了一两年后，宗保果然练出千斤臂力，宗勉也不相上下；枪术和刀术俱长进不少。

这天课间歇息，饱学先生兴致所至，和宗保、宗勉走到馆前空地上，要兄弟俩比试拳术，见个高低。兄弟俩答应一声，便要起拳来。宗保耍的是燕拳，又称迷魂拳。这拳出手似幻影晃动，令人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；宗勉打的是正宗少林拳，静如松，坐如弓，动如风。两人各练一套拳后便比斗起来。只见你来我往，拳打脚踢，上窜下跳，看得饱学先生连连大声叫好。

要完拳，宗保见角落处有块大石，就对宗勉说：“宗勉弟，那块大石有数百斤重，你去试试把它举起来。”宗勉将袖子一捋，说：“好，我来试试。”说完，走到大石跟前，将石头晃几晃，双手使劲，摇摇晃晃地将大石举起来。饱学先生感叹道：“真神力也！”宗勉将大石掷下，把地面砸凹半尺多。宗保走上前去，大喊一声“嗨”，两手将大石托过头顶，又在空地上转一圈，尔后才轻轻把大石放回原处，饱学先生见宗保面不红、气不喘，大声说：“两位公子真是将门虎子，将来定为朝廷大将，前程不可限也。”从此，饱学先生除给他二人教授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之外，还给他二人传授《孙子

兵法》、《太公兵法》与曹孟德讲叙行军、作战、布阵之法的《孟德新书》。那杨宗保对兵法十分钻研，还在夜间挑灯攻读《太公兵法》、《孙子兵法》，并把祖父杨令公写的许多行军布阵之法找出来研读，逐渐心领神会了其中的许多奥妙。

天波杨府里的家将、丫环也经常在杨排风指点下操演武艺。其中春英、夏兰、秋云、冬玉四个大丫头和小丫头小喜鹊的武艺最精。这日，杨排风带领家将、丫环操演阵法，宗保说：“排风姐姐，让我也练习兵书上讲的布阵方法好吗？”杨排风点头同意，把令字旗交给宗保。宗保遂将数百名家将和丫环分成八队，组成八扇门，布了个八门金锁阵；不一会儿，又把令旗一挥，将阵势改为金龙绞尾阵。无巧不成书，恰在此时，柴郡主、杜金娥、周夫人等诸位婶婶陪伴着老太君，来到校场。老太君眼见小孙儿如此出息，便将宗保叫至面前，说：“小宗保，你的阵法演得不错，不知近来武艺长进没有？”宗保说：“奶奶，我们兄弟俩当着奶奶的面比试比试好吗？”宗勉说：“奶奶，我和哥哥比试比试。”老太君说：“不要！你们兄弟半斤八两，比不出高低。”老太君说毕，转过头叫道：“排风，把你的烧火棍取来，和宗保孙儿比试一番。”杨排风遵命，把自己那根六十多斤重的浑铁棍拿在手里，说：“公子请！”杨宗保拎起自己的点钢枪，朝杨排风眨眨眼睛，意思是要杨排风让他几棍。杨排风明白其中意思，轻轻点头。

杨宗保放下心来，便抖擞精神，舞动钢枪，步步向排风进逼。排风手持浑铁棍，左遮右拦，十分力气只用出五分，并不认真还手。老太君见排风不使出真本事，喝令她暂停，对排风说：“你为何不使出真本领和宗保比武？把你的梅花五绝棒使出来！只有把宗保打败，才能让他懂得学无止境之理，更

加刻苦练武，成为真正的将才。”

宗保、排风再次交锋。排风把根铁棍舞得上下翻滚，寒光闪闪，霍霍有声。宗保抵挡不住，直朝场边退去，大叫：“奶奶，我输了，我输了。”排风把棍收住，与宗保一同走到余太君面前。宗保说：“奶奶，排风姐姐的武艺比我高强得多，孙儿认输。”排风说：“宗保公子的武艺比前两年长进多了。”老太君对宗保说：“宗保孙儿，你的武艺确有长进。只是你的枪法是你母亲所传的普通枪法，上阵难以取胜。从明天起，奶奶给你传授咱家祖传的七十二路‘杨家枪’。”宗保高兴万分，大声答道：“谢奶奶。”不料，宗勉跑到老太君身边说：“奶奶偏心，为什么不把祖父所创三十六路‘金刀法’传授给孙儿？奶奶，孙儿要学‘金刀法’，和哥哥一起上阵杀敌。”老太君笑着说：“好，好，从明天起，给宗保传授枪法，给你传授刀法，如何？”宗勉抱住老太君的脖子说：“奶奶好，奶奶好。”柴郡主见了，上前禀道：“母亲年事已高，不宜过分劳累。我看还是等六郎从三关回来，由他给两个孩子教授吧。”老太君说：“郡主，教教小孙儿，我也可以活动筋骨，有朝一日，说不定朝廷还会让我挂帅出征呢。”

从此，放学以后，宗保和宗勉便到演武场跟祖母学习“杨家枪”和“金刀法”。兄弟俩聪颖异常，跟奶奶一刀一枪一招一势学，只有几个月便初略掌握了枪法和刀法。

光阴似流水，转眼即逝。三年之后，杨宗保已经十三岁、杨宗勉也已经十一岁了。这天，杨宗保和杨宗勉全身披挂，随同余太君、柴郡主、杜金娥等去到校场。余太君先叫宗勉上马舞刀。宗勉手擎大刀，舞出金刀刀法全套解数，只见那刀像雪片儿似的，上下翻飞，左右飞转，呜呜地挂动风声。舞

毕，余太君和柴郡主一千人见了，脸上都露出满意的笑容。余太君又叫杨宗保耍枪。杨宗保手执银枪，将马一拍，那马箭离弦般往前窜去。宗保紧跟几步，两脚一蹬，飞身上马，使出七十二路祖传杨家枪，真如梨花裹身，不见人影，家将和丫环们见了，个个大声喝采。

余太君吩咐在校场百步处立下箭垛，命宗勉先射。宗勉取下弯弓，搭上雕翎箭，拉满弓，“飕飕飕”连射三箭，三箭连中红心。轮到宗保射时，宗保对余太君说：“祖母，我比宗勉大两岁，箭垛应该远去二十步。”余太君笑着说：“照你的说法，假若我射时，不要把箭垛摆到几百步远的地方去了？”众人大笑。太君随即将箭垛放到一百二十步处。宗保骑了匹黄膘马走到箭垛处，双脚点镫，那马便飞跑起来，眼看跑出一百二十步远，宗保这才取下弯弓，搭上雕翎箭，在马上来个犀牛回首望月，连发三箭，箭箭不离红心。家将把箭靶呈上，余老太君见杨门又出二员勇将，十分高兴，一手拉着一个孙子说：“快快长吧，长大了好报国立功，帮你们父帅杀敌。”又嘱咐宗保说：“宗保，宗勉比你小，武艺不及你。你要多多帮助宗勉练习武艺才是。”宗保听了，连连答应。

宗保趁机说：“奶奶，三年前你说等我马上功夫强了教我回马枪，不知奶奶认为孙儿现在马上功夫怎么样？”余太君点了点头，吩咐杨排风将她的盔甲取来，披挂好，骑着马跟杨宗保走到校场当中，手持铁枪，拍马向宗保冲过来，祖孙二人真真假假、假假真真，战了十几个回合。余太君虚晃一枪，说：“老了，不行了，要输喽！”策马败走。杨宗保拍马紧紧追赶，余太君猛地勒马回首，举枪刺向宗保胸口。宗保阻挡不及，被刺中胸口，大叫“奶奶……”余太君笑着把枪尖送

到宗保眼前。宗保这才发觉奶奶的枪尖是木头做的，不由得长长吐出一口气。余太君对宗保说：“这就是杨家的绝招回马枪，你要用心领会，多多练习，熟练掌握，将来上阵交锋，总会派到用场。”

宗勉见宗保学了回马枪，便缠住余太君要学拖刀法。柴郡主好言劝道：“孩儿听话，让奶奶歇息歇息，改日再教吧。”余太君笑道：“儿孙辈好学，我心里也高兴。宗勉孙儿，奶奶今天就把拖刀法教给你。”宗勉跑上前去牵过马来，拿起金刀走下校场；余老太君从刀架取下大刀，骑马赶上和宗勉较量起来。

第二回 两弟兄怒打武状元 宋真宗发配杨六郎

却说宗勉与老太君战了几十个回合，正斗得兴起，老太君却突然拍马拖刀而走，宗勉不知何故，便紧追不舍。老太君猛地提刀回马，举起刀，用刀背往宗勉背上一捺，说：“下马吧！”宗勉身子一晃，便从马上栽下。几个家将急忙上前将宗勉扶起。老太君说：“这就是拖刀法，你可用心记住。”宗勉跳上马去，大声说：“是。”

从此，宗勉和宗保一面读书，一面练武，文章日精，武艺渐长。宗保、宗勉说话间，到了中秋佳节。

入夜，月朗星稀，遍地银光。汴京城内，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余太君在天波府后花园摆下赏月之宴，和众儿媳、宗保、宗勉一起赏月饮酒。正吃得高兴，饮得酒酣，不料，余太君猛抬头望见那轮圆月，顿时黯然神伤。宗勉跑到余太君面前，撒娇地说：“奶奶，月亮这么圆，月光这么好，你老人家怎么不高兴呢？”太君拉着宗勉的手，叹息说：“花好月圆，可惜家不圆。想此中秋佳节，乃是团圆之节，可惜你父亲和八姑、九姑还在三关前线，不能回家。唉——不知道辽寇何日能除，天下何日才能太平哟！”听了太君一席话，众人情绪一落千丈，再也无心饮酒。宗保知道祖母很爱下棋，就故意吵着要和祖母对弈。余太君拗不过宗保，只得站起身来，拉着宗保向棋厅走去。

棋厅中也是彩灯高悬，辉煌夺目。老太君命丫环摆上棋盘和棋子，说：“小孙孙，奶奶饶你先走。”宗保说：“不，奶奶先走，我饶你。”两人正相持不下，柴郡主带着宗勉前来观局。余太君对柴郡主说：“郡主，你来给宗保保驾，看看他的棋艺可有长进。”宗保摇头晃脑地说：“不要妈妈指点，我也能赢棋。”余太君笑着说：“好，那我们就走着瞧。”开局后，余太君发现宗保又是当头炮，屏风马，又是两路直车，攻势凌厉，便故意让他两着。宗保不知道老太君是故布迷阵，以为自己占了上风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但到中局之后，余太君反守为攻，直逼宗保“帅府”；又下几子，便把宗保的老帅逼得走投无路。宗保站起身说：“奶奶，我输了。请奶奶以后多多教我，再过几年，我就可以赢奶奶了。”余太君摸着宗保的头说：“宗保，下棋犹如打仗，第一要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；第二要运筹帷幄，善动脑筋；第三要头脑冷静，把对方

着子的用意判断正确；第四要胜不骄、败不馁。棋子的输赢常常只差一二着，胜的人叫‘棋高一着’，输的人叫‘一着失算，满盘皆输’。刚才你赢了两子，便兴高采烈，忘乎所以，所以终局便输。”下了一会棋，余太君的情绪好转过来，便和柴郡主、宗保、宗勉说笑、猜灯谜，好不快活。

忽然，从府外传来喧哗之声。老太君好生奇怪：天波府门前，有太宗皇帝敕建的立龙碑和卧龙匾，历来禁止喧哗，今日何方狂徒如此大胆，竟敢违反禁规？余太君当即传来老总管杨洪，吩咐他到府外看个究竟。杨洪答应一声，便朝门口走去。这时，宗保朝宗勉使个眼色，兄弟俩便对老太君说要到后花园去玩。老太君信以为真，便说：“去吧！不要玩得太累。”两人答应一声，告别祖母和母亲，悄悄跟定杨洪而去。

夸官游街的新科武状元谢金吾正头上双插金花，胸前十字披红，由御林军簇拥着，在杨府门外寻衅喧嚷。他见天波杨府两扇大门紧关，无人出来理睬，便大呼小叫道：“小的们，人说杨府门外禁止喧闹，可我在这里锣鼓齐鸣，怎么没人敢出头拦阻？哼，碰到我这个武状元，谅他们也没有如此胆量。”那谢金吾又指着门外的立龙碑和卧龙匾说：“这些碑匾，徒长杨家的威风，灭了百家的锐气，来人呀！给我把碑坊砸了！”众军士说：“状元公，这是先朝皇帝敕建的，不能砸。”谢金吾说：“我叫砸，你们就砸。怕什么？出了事，由本状元一人承担！”众军士不敢多言，只得动手。

话说回来，这谢金吾只是一个新科武状元，哪有如此大胆子？原来，自打他中了武状元，便被那兵部司马、镇京元帅王强招为女婿，而这王强却非凡夫俗子可比。他原本叫贺黑律，是辽国文武双状元，肖太后第二个女儿铜镜公主的丈

夫。肖太后见他文武全才，会讲流利的南朝京话，便令他改名换姓，打入北宋朝廷，充当细作。也是碰上机缘，正好遇到杨六郎为父兄事欲告御状，他便结识六郎，拜为盟兄弟，替六郎写好状纸。六郎进京告杀了潘仁美，报了大仇，十分感谢王强，便将他推荐给七王。后来七王做了皇帝（便是宋真宗），遂对王强言听计从，并敕封为兵部司马、镇京大元帅。王强一心要把大宋江山送给肖太后，无奈杨六郎镇守雄州三关，辽邦无人能敌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将新科武状元招为女婿，让他在夸官时到杨府惹事生非，把事情闹大，引让杨六郎私下三关，再予陷害。

谢金吾有王强撑腰，这才胆大包天，敢于吩咐军兵砸掉立龙碑和卧龙匾。就在军兵们动手不久，杨府老总管赶到府门口，大声喝道：“住手！尔等真乃大胆！”军兵中有认得杨洪的，忙告诉谢金吾。谢金吾明知故问：“老头儿，你是何等样人，到这儿来多管闲事？”杨洪问道：“你是何等样人，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天波府前，历来禁止喧哗；这立龙碑、卧龙匾，乃是奉先皇帝之命敕建……”谢金吾哈哈大笑说：“我乃新科武状元谢金吾奉旨夸官三天。我把碑坊砸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”说完，抡起手中的皮鞭，恶狠狠地抽向杨洪，直抽得他脸上一道又一道血印。

宗保、宗勉到达门口，正见杨洪挨打。他们大步上去，护住杨洪，喝道：“大胆歹徒，竟敢在杨府门口逞凶！还不快把鞭子放下！”谢金吾也斜着眼睛说：“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，少管闲事！”杨洪叫道：“二位公子，他是新科武状元谢金吾，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婿。他要砸掉立龙碑和卧龙匾，快去向老太君禀报。”宗保、宗勉说道：“老总管，你去禀报老太君。有